

一支金龍筆

43

內容提要

本書包括四篇讀唱：

“一支金鑼筆”是描寫合作社社員劉鳳珍，大膽的批評與幫助未結婚夫，改正因私誤公的勞動態度，敬頌了合作社社員高貴的道德品質。

“老龍出海”是通過漁民李老龍出海打魚的故事，歌頌了集體勞動的光榮，反映了漁民爭超第一個五年計劃早日完成的無比信心。

“入社”是描寫農民李老金，在社外單幹了兩年，最後還是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反映了廣大的農民，要想走向富裕，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

“農村好風光”是描寫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的新氣象，讚美了集體勞動的喜悅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光明前程。

演 唱

第十一本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瀋陽市）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

書號：4275·23241502紙張：32開本，134頁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101 定價：(4) 八分

一支金龍筆

(二人轉)

時 間：夏鋤。

地 點：某村。

人 物：李成林——二十二歲，農業社第二生產隊長。(李)
劉鳳珍——十九歲，農業社檢查委員帶管黑板報。李成林的未婚妻。(劉)

第一場

(幕啓：李上)

(小人辰轍)

李：西半天上火燒雲，
從集上回來了李成林。
在集上買來一支金龍筆，
(掏筆)

(白)嘿！

這支筆越看越稱心。
開金的筆尖一定好使，
太陽一照都放光輝。
這支筆可不是我自己用，

我是要把它送給愛人劉鳳珍。

在社裏她擔任檢查委員帶管黑板報，

誰不說她是一個好閨女。

白天下地不怕累，

到下晚還要給大家來記分。

她的鋼筆不下水，

寫不出字兒來我看着都替她着急。

我特意給她買來這支筆，她一定要樂的閉不上嘴唇。

她拿着這支筆來編黑板

報；

她拿着這支筆來記分；

她拿着這支筆寫日記；

她拿着這支筆把政治、文
化、技術來學習。

這支筆寫出字兒來一定秀
麗，

她拿起筆就會想起我李成
林。

她若問我：“你爲啥對我
這麼惦記？”

我就問她：“你爲啥對我
也那麼關心？

去年冬民兵上區去受訓，
你爲啥成宿不睡、

點燈熬油、

剪剪裁裁、

縫縫連連給我做好鴨絨
褥子？

你惦記我來我怎能不惦記
你呀？

常言說：最近便不過未婚
夫妻！”

我一邊尋思一邊走，

高高興興進了村。

村頭上一幫小孩兒正玩
耍，

玩的是老鷄子攪小雞。

一見我就不玩了都扭着我
笑，

笑的我有點懵了門，

我臉上也沒畫花有啥可
笑？

這幫小孩真正挑皮。

誰愛笑來誰就笑，

我還得趕快送筆——去找
鳳珍。

路過合作社的大門口，

黑板報前圍了人一羣。

我擠進人羣兒看一看，

黑板報上有啥新聞。

見上邊畫了一片高粱地，

有一個鋤地的小伙子。

他剷地，眼睛不看草，

腦袋裏出來條綫——畫個
圈子。

圈子裏還是那個小伙，

他手拿記分冊呀，正在記
分。

有兩棵高粱苗看着他生
氣，

這個問：“那是誰呀？”那

個說：“是李成林！”

衆社員看着我都在咧嘴，

小王他說話更是氣人，
他說：“鳳珍可真厲害，
沒過門她就管起愛人。”
只逗的大家哈哈笑，
刷的一下子臊紅了我的臉
皮。

趙大伯說：“她做的對，
幹工作就應該去掉私心。”
大家夥七嘴八舌議論開，
說的我滿肚子委屈難以表
白。

氣的我擠出人羣往外
走——

（劉上，與李相撞，李退一步）
正跟鳳珍撞個滿懷。

劉：（白）哪去？

李：（白）吃飯去！（欲走）

劉：成林哥哥你回來！

李：難道我吃飯也不應該！

劉：你自己的錯誤怎把別人
怪？

李：我看你純粹是拆我的台！

劉：你是組長帶頭把活做壞，
難道說批評你還不應該？

李：你說話輕點聲，別這麼厲
害！

你把我畫的那個小樣兒就

應該？

我有錯你告訴我我也能
改，

你這麼整我我難把頭抬。

劉：今天我幹完活把你去找，
想與你一塊兒回村來。
到地裏一看你又不在了，
我一見你幹的活兒就把臉
氣白。

你是閉着眼睛劃地只圖
快，

也不管荒草劃沒劃下來。
耨的也不深，搭上就一拽，
小苗你都沒給分開。

你是青年團員、生產隊長，
領頭搶快太不應該。

我是檢查委員帶管黑板
報，

就應該對工作認真負責。

（白）成林哪！

我也知道你好勝心強，不
願意叫人說壞，

我也怕你被批評一時想不
開。

又一想你光圖掙分就是不
對，

我不能因私誤公失掉原

則。

李：幾句話說的我把頭低下，
老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

(二人沉默片刻)

(白)好吧，明天見！(轉身
欲走)

劉：(白)哪去？

李：(白)吃飯去！

劉：劉鳳珍上前把他拽：
我今晚到前村去把會開。
你送我幾步好不好？
我還有話要跟你講明白。

李：有什麼話來明天講！(急
下)

劉：回來！回來！你回來！
一見他大步流星走遠了，
鳳珍我這裏直發呆。
他會不會因此事把我來
怪？
會不會認識錯誤，叫我難
猜？
俺二人情投意合三年相
愛，
眼看着喜期就要到來，
三年多俺倆從來沒拌過一
句嘴，

難道說爲此事就把險辦？

(白)成林啊！

你可不能想的太窄，
不要怕被批評難把頭抬。
不怕有錯，就怕有錯不改，
這個道理你應該明白。
你做錯事我不批評，那是
把你害，
我不能看着你把道走歪，
這一次展開夏鋤競賽，
你說過：第二隊要把紅旗
奪過來。

今下晌你隊把活做壞，
說和做怎麼能截然分開？
像這樣怎麼能提高生產？
社會主義怎麼能早日到
來？

要想吃鮮魚你就得下海，
要想吃蘋果你就得把樹
栽。

要打算提前完成五年計
劃，

就得把咱們的力量拿出
來。

我去找他好好講一講——
猛想起今天晚上還把會
開。

天色不早我得趕快去，
散會後再去找他解釋明
白。(下)

第二場

(李上)

李：明月東昇照窗前，
翻來覆去睡不安。
她今天好心好意幫助我，
我不該反倒把臉翻。
常言說：知過就改是好漢，
我應該接受她的意見。
趁月光我去把地剷——
(下。劉鳳珍上。)

劉：劉鳳珍散會把家還。
猛然想起成林的事兒，
也不知他思想轉沒轉過
彎。
我三步併成兩步走，
恨不得馬上到家和他談一
談。
不一會來到南坡上，
忽聽得剷地的聲音傳到耳
邊。
是誰半夜來剷地？

我到那裏去看看。
(白)喂！你是誰呀？

李：(白)我。(上)
劉：我忙走上前來把他看，
不由我心裏好喜歡，
成林哥！(握手)成林哥！
我問你，

你怎麼半夜來鋤田？
李：不重鋤怎能對起社？
不重鋤怎能對起你熱心幫
助咱？

劉：白天你怎不好好剷？
李：爲趕集我去趙張家灣。
劉：趕集你有什麼事？
李：爲買金龍筆跑的兩腿酸。
劉：(白)買筆？
李：(白)是呀。(掏筆)

我看你那支筆不好使，
才買來這支筆，送給你使
喚。

劉：原來你不是爲了多把分
掙，
倒是我了解情況不全面。
買金筆也是爲了私人事，
你不該忙着趕集影響生
產。

李：你的批評完全正確，我沒

有意見，
還希望你今後多多幫助
咱。

這支金筆你收下，
你拿它寫筆記、

把稿編、

畫漫畫、

諷刺咱，

準比你那支禿筆好使喚。

劉：（接筆）謝謝你送我這支筆，
我正好想要寫一篇……

李：（白）你又寫誰？

劉：（白）寫你唄！

李：（白）還寫我？

劉：（白）對啦！

就用這支筆來把稿子寫，
我要表揚一個接受批評、
認識錯誤、
立刻就改、
半夜鋤田的好團員！

李：要表揚就不能表揚我，
應當表揚一心爲社、

堅持原則、

掌握批評、

幫助同志的檢查委員！

劉：（白）別嘮啦，咱倆快回家
吧！

李：（白）不，那還有不大點兒
啦，鋤完再走吧！

劉：（白）那我來幹吧。（奪過鋤
頭）

好田苗不允許長出雜草！

李：好同志不允許把道走偏！

劉：雜草不薅淨，田苗怎麼
長？

李：錯誤不改掉，算什麼好團
員！

合：一片浮雲風吹散，
今夜月兒分外圓。

老 龍 出 海

（鼓 詞）

溫 和

海面上吹來了陣陣清風，
風捲霧氣升向天空。
天空中結成了白雲片片，

白雲下波濤滾滾浪花翻騰。
海岸上男女漁民個個高興，
打鼓敲鑼一片歡騰。

再往海中仔細看，
有四條嶄新的大船快要起程。
有的船員正起錨，
有的船員正拉篷。
舵手們兩眼盯着航綫，
單等着一聲令下就起程。
要問下令的是哪一位？
他本是主任李常清。
船頭上有人把他喊，
喊了多時沒人答應。
衆社員心中正急躁，
忽聽得山嶺下有吵鬧之聲。
順着聲音仔細看，
見樹下有二人又吵又爭。
一個本是剛剛出院的李老漢，
另一人就是主任李常清。
他叔侄因何在此吵鬧，
聽我慢慢說分明。
李老漢年過半百生在海上，
他外號叫“水怪”又叫“老龍”。
舊社會他常年飄在海外，
大海上東漂西蕩四十餘冬。
煙裏出霧裏去老漢有經驗，
躲礁石觀風浪老漢精明。
尋魚苗找魚場他有本領，
戰狂風平巨浪遠近馳名。
雖然是李老漢精明強幹，

舊社會倒受了一輩子窮。
十年前冬月裏他遭上了風暴，
桅折櫓斷就在渤海灣中，
冰雪中他與風浪來搏鬥，
上岸後渾身上下結成冰。
從此後李老漢凍壞了雙腳，
病榻上困住了“老蛟龍”，
十年未曾到過海岸，
好一似林中鳥關進了鐵籠。
解放後兒孫都參加了合作社，
小日子眼扭着往上升，
兩月前家裏人把老漢送到瀋陽
市，
在醫院治好了他雙腳，走路再
不疼。
回來後他聽說新船要出海，
他渴望隨新船再去航行。
今天正是“十、一”國慶節，
天未亮老李家便忙個不停。
李大娘給老漢收拾衣褂，
小鐵柱把鋪蓋送進船中。
李老漢收拾得乾乾淨淨，
一出門碰見了主任李常清。
忙問：“大叔你要往哪裏去？”
李老漢想了半天打了個咳聲：
“叔叔我十多年沒沾一滴海水，
十多年未聞過灘上海腥。

這些年沒看見網中魚跳，
這些年沒聽到浪打礁聲。
我白天想海夜晚又夢見海，
怎奈這兩條腿寸步難行。
現如今腿腳已經能動，
我再也不能困在家中。
今天是‘十、一’國慶節，
我望望海面這片晴空。
看看新船有多大，
瞧瞧兄弟們怎樣做工。”
李老漢講完了心裏的話，
拄拐杖慢步往前行。
李主任見此情景心中感動，
嘴不說心裏頭可表示同情。
一定要幫助他看看大海，
看一看社裏的新船怎樣航行。
想到此開言叫：“叔父，
你老想看看大海侄兒我贊成，
勸你老腿腳不便千萬別強走，
侄兒我揹着你老往前行。”
李老漢擺手說：“不用，
叫聲小伙子你是聽，
去年此時我還不能走動，
今年今日可和去年不同，
不用揹來不用架，
不用扶來不用擎，
倘要是我能走到新船之上，

那可是猛虎歸山鳥出籠。
‘老龍’見水高了興，
那時節呀你說啥話我也不聽。”
李老漢似笑非笑話中有話，
李主任考慮多時也沒解清。
信口答應說是好好好，
在一旁樂壞了“老蛟龍”。
叔侄倆一前一後上了山嶺，
正趕上太陽出海一片紅。
李老漢一見大海拍手高興，
真好像母子久別又重逢。
顧不得擦乾眼中淚，
不住的看西又望東。
望山坡山坡變成桃花海，
望山頂高山頂上松柏青，
望山下新蓋的瓦房明又亮，
望山前山前學校響鈴聲，
望大海大海之上船結隊，
望灘頭高矮桅杆數不清。
眼前一片新氣象，
它與過去大不同。
過去漫山長蒿草，
高山頂上是石棚，
山下茅屋露風雨，
山前一片臭泥坑，
大海之上船稀少，
灘頭破船孤零零，

十年未見變了樣，
地獄變成了水晶宮。
老漢又往遠處望，
一眼望見了老虎營，
老虎營上有座廟，
廟前旗杆立空中。
眼望旗杆心中跳，
手指旗杆叫常清：
“二十年前你爺爺死在漁霸手，
旗杆下他老人家受過刑。
張蠍子拿你爺爺來祭廟，
你爺爺被害都沒人敢收靈。
常清啊！這血海深仇不能忘
啊！

祖祖輩輩不忘老虎營。”
李主任在一旁把叔父叫：
“叔叔啊！過去的仇恨我還記
得清，
解放後老虎營被咱推倒，
把廟裏的‘龍王’扔進海中。
旗杆上已升起航海信號，
收音機在廟裏報告雨和風，
多少年的願望今天已實現，
這都是共產黨給咱的恩情。”
叔侄二人正談嘮，

忽聽山下鑼鼓鳴，
順着聲音山下看，
見四條大船要起程，
二人趕快下山嶺，
一直就往海口行，
走到了海口用目觀望，
油亮的四條大船就在海上停。
只見那桅杆粗大船上立，
五星紅旗飄在高空，
白帆如雪落在船側，
有四條小船在大船上停。
船頭堆着新魚網，
救生圈散掛在西東。
李老漢只看得目呆神定，
自覺好似在夢中。
老漢我走遍了大洋大海，
沒見過這樣民船在海中。
有了它水上人家怎能不高興，
有了它咱的生活怎能不上升。
想到此處心一動，
回過頭來叫：“常清，
叔叔我從家裏走到了海口，
這雙腿跨過了這座山峯，
你看我這雙腿中不中用？
你看我這雙腳它還行不行？”

李主任不懂老漢的話中意，
含笑忙說：“中用，中用，還行，
還行。”

李主任說出了“還行”二字，
李老漢抓住了話把不放鬆。
手捻鬍鬚哈哈笑：
“常清啊！這可是你親口說我
還行，

在去年老漢我要求出海，
那時節你說我腿腳不靈，
腿腳不靈我不強去，
你說不行咱就不行；
現如今我的腿已經中用，
你親眼看見我跨過山峯，
剛才問你又說我腿腳靈便，
我的主任哪！
這一回我一定上船出海走一
程。”

李主任說話出了漏洞，
雙眉緊皺眨巴眼睛。
開言便把叔父叫：
“叔叔啊，你這個玩笑開的可不
輕，
我領你是來觀海景，
你要出海可不成。

船上和陸地不一樣，
上了船你的腿腳就不靈。”
老漢一旁把眼瞪，
叫聲：“主任李常清，
在山下你要揹我到海口，
我當時把話說的清，
倘若能走到新船上，
那可是猛虎歸山鳥出籠，
‘老龍’見水高了興，
那時節你說啥話我也不聽。
你滿口答應說好好好，
大主任說話失信那可不行！”
李老漢說完話抬腳便走，
李主任上前攔住不放鬆：
“叔叔啊，不是我說話不算話，
出海之事我從來沒答應。
在海上倘若是出了差錯，
你腿腳不便寸步難行。”
老漢聞聽嘿嘿笑：
“常清啊，你忘了我叫什麼名，
遊遍四海人稱‘水怪’，
乘風逐浪外號叫‘老龍’。
在陸上要賽跑我跑不過你，
進了海你三個五個也不成。
倒不是老漢我說句大話，

依我看大波大浪比陸地還平。”

主任說：“過去你老是好漢，現如今腿脚不便怎能逞英雄？”

老漢說：“海裏不分腿好壞，有好腿沒經驗也是白扔。

在船上舵是胳膊櫓是腿，無腿人在海中也能往前行。”

主任說：“遇着風浪你不靈便，拉繩拉網你老也不行。”

老漢說：“拉繩拉網我雖無力，尋魚苗找魚場經驗可沒扔。

遇着那風和浪我心中有數，出主意戰風浪我可不年輕。”

主任說：“社裏有五百多名好勞力，

身強力壯個個精明。

勸你老這大年紀不必強出海，大家夥怎忍心讓你受雨風。”

李老漢拉住了主任的手，說兩句心裏話你請聽：

“今天咱翻了身生活有保障，合作社戰勝大海不怕雨和風。想過去海水不乾苦水就不斷，

咱漁民輩輩打魚輩輩得受窮。

看今天天變地變苦水變甜水，共產黨領導咱們再也不受窮。

想過去男人出海妻兒流淚，盼兒歸盼夫回眼睛都哭紅。

看今天船出海大家都歡送，一個個歡天喜地沒有愁容。

天是咱的天來海是咱的海，我怎能閒着無事在家中，

有一分力量我就要勞動，有了工作就越活越年輕。”

李老漢說完話上了舢板，霎時間登上了一號船篷，

李主任囑咐他保重身體，船上的社員們鼓掌歡迎。

海灘邊漁船上正然高興，

海岸上收音機傳來了北京歌聲。

時間正是八點整，

四條大船往前行。

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

他給人們指出了航程。

入 社

(快板書)

里 竹

春暖花開艷陽天，
遍地小草軟綿綿，
柳絮紛飛隨風散，
枝頭小鳥叫聲喧，
李老全就在樹下站，
他兩眼發直看正南。
南邊有土地一大片，
這本是合作社的公有田。
在往年農民們都是單幹，
一車一畜去耕田。
人單力薄難增產，
白白往地裏下本錢，
空下力氣白流汗，
增產有限似從前。
自從村裏把合作社辦，
農民們各個笑開顏。
有的說：
“這是咱毛主席想出的好主意。”
有的說：
“這就是引路明燈走在前！”

大家紛紛入社不再單幹，
嚇！
這幾天村裏熱鬧的像過年。
去年社裏的土地連成片，
你再也看不出哪是劉家的地，
哪是王家的田。
大家夥一同下地去生產，
用新式農具把地翻。
李老全，
正站在樹下往南看，
忽聽見身後有人叫老全，
原來是黨支書王克儉，
他注意老全的行動不止一天。
打去年，社裏的土地連成片，
他發覺老全的態度不像從前。
在兩年前，勸他入社堅決不幹，
他說什麼，“蒔弄莊稼要靠天。
大家夥一塊幹就能增產，
純粹這是扯大謊。”
最近他態度有轉變，
總打聽入社的辦法和條件。

這件事被支書早發現，
總想找個時間來談談，
正趕上今天沒有事，
這才來找李老全。
他看見老全又在樹下站，
便笑呵呵的開了言：
“老全哪！
你的地可曾翻完頭遍？
家裏的農具可齊全？
假如你生產方面有啥困難，
不必客氣對我談。
我們有責任幫助單幹戶，
用什麼東西都齊全。”
李老全一聽紅了臉，
說：“支書哇，我生產沒有啥困難，就是增產不能如心願。”

支書說：

“你爲啥愁眉不展的樹下站？
是不是心裏有話不好談哪？
走，咱們一同到家裏坐，
慢慢的嘮扯慢慢談。”
支書他轉身就在前邊走，
後邊緊跟着李老全，
不多時來到支書家裏面，
王大嫂趕緊招待裝上煙。
支書他開口就把老全問：
“你爲啥總站在樹下看正南呢？

你心裏到底有啥爲難事，
能不能仔細的跟我談談？”
老全聞聽眨一眨眼，
又喝口開水抽口煙，
說：“支書哇，我心裏沒有爲難事，
也不缺種籽不缺錢。
只因爲我看社裏能增產，
我想入社已不是一天；
又一想：當初我沒入合作社，
現在想入社可不比從前，
那時節，合作社是剛剛興辦，
現如今，社裏的生產勝過早先，
我怕人說我想把便宜佔，
我怕人說我入社是光爲自己打算盤。

因此才明知是苦水也得嚥，
誰願意淨吃苦的不想甜呢？
支書你說說社裏能不能要我，
能不能吸收我當個新社員？”
老全他越說越有勁兒，
他滔滔不絕的往下談：
“支書哇，合作社今年若能吸收我，
我保證在社裏盡全力爭取產量往上添。
我老全不是和你說大話，

這全是心裏的真實言。”

王支書一聽哈哈笑，

說：“老全哪！你想要入社是件好事，

可是，萬不能揹着包袱進到社裏邊。

合作社的大門敞又寬，

怎麼能把農民兄弟關在門外邊？

人多力大更能增產，

怎能說後入社的是把便宜佔？

合作化是讓大家都富裕，

怎能說是爲了自己打算盤？

一會你就去找主任，

把你的思想對他談；

只要你入社是自願，

合作社不會把你關在外邊。”

老全他聽完了支書一片話，

不由得心裏好喜歡。

說：“支書，我就去找主任，把心事對他談。”

老全他說罷就往外跑，

不多時來到社裏邊。

正趕上主任沒在合作社，

社裏邊只有會計劉玉山，

劉會計正在屋裏把賬算，

一抬頭，從外邊來了李老全。

只見他跑得滿頭出大汗，

上氣不接下氣呼呼喘。

劉會計問他：“有什麼事？”

老全說：“我找主任談一談。”

劉會計問：“你找主任有什麼事呢？”

老全說：“這個與你不相干。”

劉會計說：

“主任要不在社裏，我也可以辦，

有什麼事情你就只管談吧。

你是想借糧食想借米，

想借傢什想借錢？

有什麼困難只管講，

社裏有責任幫你解決困難。”

老全說：“老劉你說的全不對，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困難。

我是想……”

（夾白）“你想什麼？”

“我是想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所以我才找主任來談談。”

劉會計一聽他要加入合作社，這才慢條斯理的開了言：

“你想要加入合作社，

我勸你快別想得這樣簡單。”

（夾白）“怎麼？”

“打我這兒你就通不過，

我相信主任他也是這樣的意見：

自從咱村裏成立合作社，
大家都紛紛入社把名添。
在去年社裏的土地連成片，
生產的數字往上躡；
你現在想入合作社，
明明是想把社裏的便宜佔。
你要想入社，社員也不會同意，
大家對你一定有意見。
如果入社不成反倒不好看，
那你真是羅鍋子上山退步難哪！

我看你還是死心塌地去單幹吧，

也免得社員反映生閒言。”
劉會計滔滔不斷的一席話，
只氣得老全嘴唇發紫眼發藍。
老全說：“我這就去找主任，
看看他對咱怎麼談。”

李老全邁步就想往外走，
劉會計急忙把他攔，
說：“李大哥，我勸你別去找主任，

主任他也是這樣談。
你如果真想加入合作社，
那就得拿出基金三百元。

你如果沒有基金擺在桌面，
恐怕是入社不好談。”

劉會計剛剛說到這，
由外邊進來主任王福田。
王主任今年四十四歲，
他本是縣裏的勞動模範，
他善於團結羣衆積極肯幹；
成立了合作社擔當主任整二年。

自從學習了總路線，
合作化意義認識全，
初級社要變成高級社，
只不過有些社員看得不够遠，
有的說：

“合作社搞到這步，就算不善。”

有的說：

“誰再想入社得拿本錢。

這幾年社裏有了發展，
誰要想白檢算枉然。”

這些個錯思想在社裏氾濫，
就限制了合作社的大發展。
王主任爲這事曾講過多少遍，
直到現在，有些人的思想還沒扭轉。

這時節王主任剛剛把屋進，
一眼就看見了李老全。

王主任剛想和他說句話，